

中 国 字

怎样认识中国字？

中国字又有一个名字叫“汉字”，因为是汉族人最先使用的。

又有人把中国字叫做“方块字”，因为每个字占一方块地方，跟外国字的有高有矮、有长有短不同。

咱们怎么样认识这些字的？譬如你看见一个字——“花”。光是认清了这个字的形状，上头两个十字，底下左边儿一撇一竖，右边儿一撇，又一竖连一横带一钩，是不是就算认得这个字了呢？不算。必得还要知道这个字念 *xua*^①，并且知道它说的是在树上或是草里开着的，在瓶子里插着的，五颜六色，还常常有香味的那个东西——必得这样，才算是认得了这个字。

这样说来，一个字是三样东西合起来的：（1）它的形状，（2）它的声音，（3）它的意义。必得把一个字的形状、声音、意义全都学会了，才算认得这一个字。

中国字一共有多少呢？最有名的康熙字典里有 47021 个字，还有些字没收在里头。中国字真是多得可怕！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字是平常用不着的，可是咱们要能凑合着看看报，念念书，至少也得学习三五千个字，就是说，得认清楚三五千个字的各别的

①表示字的声音，不得不用一种符号，这里用的是中国字拉丁化的方案，这是很容易学的，下文还要谈到它。即使不认得，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举例的字都是人人认得的字，都念得出来的。

形、音、义。这样说来，识字岂不是很困难的一件工作吗？是的，不太容易。可是也不至于有你想像的那么难。因为大概的说，中国字里头有一大半都是由两个部分合起来的，有一个部分跟它的声音有关系，有一个部分跟它的意义有关系。只要你认得这些“部分字”，你对于那些“合成字”的声音和意义也就有了个影子。这些“部分字”通称“偏旁”。

就拿“花”字来做例子。上头的“艹”表示植物的意思，底下的“化”表示这个字的声音。你要是原先认得这两个部分，这个字的音和义你就会猜出几分，也许竟完全猜中了。同样的道理，要是你认识了“桃”字，并且知道那里头的“木”是表示树木，“兆”是表示 *tao* 的声音，那么你看见“梅”“梨”“柿”“柚”“桐”“榆”这些字就会猜想是些树木，看见“挑”“跳”“逃”这些字就会猜想它们念 *tao* 或是跟 *tao* 差不多。要是你同时知道“扌”代表手，“足”代表脚，“辶”代表行走，你就会猜出“挑”“跳”“逃”的意义；知道“每”，“利”“市”“由”“同”“俞”这些个的声音，又就会猜出“梅”“梨”等等是些什么树。咱们认字就是这么样接二连三地认过去的。

这样看来，识字又不难了？不然，不然。第一，这些偏旁的数目就不在少处，有好几百，都得一个个学习。还有好些字，像“在”“再”，“事”，“凡”“兔”，“兜”“匹”“丛”等等，是囫圇的，分不出偏旁，也不做别的字的偏旁，这也是需要一个个的学习的。

第二，这些偏旁，表示意义的也无非表示个大概的笼统的意思。譬如“亻”旁儿这是表示跟“人”有关而已，至于那里头的“倡”“仆”表示人的职业；“伍”“什”表示人的数目；“伯”“仲”表示弟兄的大小；“仰”“伏”表示人的姿势；“倦”“健”表示人的身体的情况，“佯”“伪”表示人的态度；“价”“位”是跟人无关的事物；“偏”“僻”

“佳”便”是一般的形容词,不一定只适用于人,这些意思又哪里是一个“亻”旁儿所能表示清楚?

表示声音的偏旁也不很正确。就拿刚才说过的“兆”旁儿来说,“桃”,和“逃”是 tao,可是“挑”和“跳”,就是 tiao,已经差了点儿,到了单个儿的“兆”字,又念成 zhao,就更加差的远了。同样,“俞”“邈”“喻”“愈”都念 y,可是“偷”字念 tou。“或”和“惑”念 xuo,可是“国”字念 guo,“域”字又念 y。“是”,字念 sh,“匙”又念 ch,“提”和“隄”又念 ti。“甬”和“涌”念 yng,“桶”和“通”又念 tung。“各”念 go,可是“格”念 ge,“洛”和“络”又念 lo,“路”又念 lu。“工”和“功”念 gung,“江”念 giang。“公”念 gong,“松”又念 sung。“番”和“翻”念 fan,“潘”又念 pan。“方”“芳”“坊”念 fang,“旁”又念 pang。“龙”念 lung,“庞”又念 pang。这么一来,这些偏旁又怎么能做读音的依据呢?从前笑话“秀才不识字,念半边儿,”可见“半边儿”的靠不住。

所以,归根结蒂,识中国字还是没有取巧的法儿,得一个一个的认。换句话说,得一个一个的请人家教。

要是没人教呢?——假如你根本不认得字,那没有别的办法,没人教得找人教。要是你已经认得千儿八百的,那就还有一条路;查字典。

字典是什么东西?它是个书本儿,那里边搜集了许许多多的字,给咱们注上声音,说明意义。大字典里收的字多些,小字典里收的字少些,但是不管大小,既称为字典,咱们平常看看信看报用得着的那三五千个字准在里头,那是不成问题的。

字典是怎么个查法儿呢?当然它不是把那几千成万的字乱七八糟的排下去,它总有一个排列的道理。大多数字典是依照字的形状排列的,唯一的例外是北平中国辞典编纂处出版的八本儿的

《国语辞典》——“辞典”也就是“字典”——它是按照声音排列的，要是不知道一个字的声音，就没法子查它，得先去翻末了一本“索引”。

是说大多数字典都依照字的形状排列了，可是中国字都是这么四四方方，没头没脑的，不像外国字由一个个字母拼起来，有头有尾，有一定的次序，到底是怎样排列呢？从前的字典只有一个排列法：把所有的字，按照它的偏旁归在二百多个部里，同一部里的字再照笔数多少分，一笔，两笔，三笔，顺着次序来。各部的次序也是依照笔数的多少，譬如“人”部两笔，在前，“口”部三笔，在后。这叫做“部首检字法”，那些偏旁儿就叫做“部首”。从前的老牌子字典都是用的这个检字法，直到现在，这个检字法还是最有势力的一种。这种检字法的最大的缺点是好些字不容易一看就知道是在哪一部。譬如“丹”字在“丿”部，“之”字在“乚”部，“半”字在“十”部，“年”在“干”部，“央”字在“大”部，“卷”字在“阝”部，“甚”字在“甘”部，“直”字在“目”部，“與”字在“臼”部……这怎么能一看就知道呢？简直是猜谜儿么！所以，采用这种部首法的字典大率都附有一个笔划检字，把这些个“疑难杂症”按笔数多少排列起来，注明在哪一部。

十几年前有人造出一种四角号码检字法来，把一个人的四个角的形式分成十种，用 0 到 9 来代表，连接这四个号码就代表这个字。这十种形状是：

0	1	2	3	4	5	6	7	8	9
┘	一	丨	十	扌	口	冂	八	小	
头	横	垂	点	叉	插	方	角	八小	

四角的次序是左上，右上，左下，右下。例如“说”字，它的号码是 0861。比起部首检字法来，这种检字法是细密些，号码相

同的字比部首相同笔数又相同的字少些。可是它也有不如部首法的地方。第一，学起来并不容易，因为中国字的形状变化很多，字角决不止上面那十种简单的形状。事实上，照这种检字法的规定，“横”要包括“一”“ㄣ”“ㄥ”“ㄣ”“ㄥ”各种形式，“插”要包括“扌”“戈”“申”“史”各种形式……记起来相当费事，疑难杂症也不在少处。第二，部首法的短处在于决定少数字的部首，大多数字的部首都很容易决定，部首搞对了，笔数数错了好办，譬如十二笔里查不到，往十一笔十三笔里查查就是了。四角号码弄错了一个，就不这么简单，因为每一个角都有错的可能，每一个角形又有两三种认错的可能，结果是一个字的正确号码自然只能有一个，可是错误的号码倒可能有十来个。这四角号码检字法，因为发明人跟全国最大的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有关系，在商务印书馆所出的各种字典辞典里普遍地使用了，形成很大的势力，但是它的缺点不免限制了它的实用价值。

另外有一种笔顺检字法——“笔顺”就是写字的时候先写哪一笔后写哪一笔的顺序。每个字的笔划都有一定的顺序，一切的笔划又可以归纳成几种基本形式，要是给这几种基本形式编定次序，那么每一个字也都可以有一个号码了。假定说，（1）横，（2）竖，（3）点和捺，（4）撇，（5）曲，那么，“五”就是1251，“斗”就是3312，“米”就是341243，所有的字都照这个顺序排列（自然是头一位数目跟头一位数目比，第二位数目跟第二位数目比，齐头不齐脚）。这个检字法比四角号码法简单明了，容易学，难忘，可是有一个大大的缺点：同一个字，各人写起来的笔顺也许不相同，譬如一个“右”字，有人先写一横后写一撇，也有人先写一撇，后写一横。在从前讲究写字的时代，这只是例外，大多数字是有标准的笔顺的。现在的情形是各人爱怎么写就怎么写，这个笔顺检字法哪里还行得通呢？

最简单的检字法自然是照笔数了。但是中国字一笔两笔的不多，二十笔以上的也比较少，大多数的字都在三笔和二十笔之间，同笔数的太多了。所以笔数检字法只能在小规模的索引和电话簿、人名单这些里头用用，一本字典总要包含几千上万的字，笔数相同的动不动好几百，笔数检字法是不够用的。所以虽然有书店里出过这种字典，结果是销行不出。

还有一些字典采用笔顺和笔数的混合检字法，先按字的起笔分成横、竖、点、撇四类，每一类里头再依笔数排列。这比了完全照笔数的办法，当然好一点，可是起笔相同笔数又相同的字还是不少。同时，起笔有疑问的字，虽然少，也不是没有。

可以说，现有的检字法没一种是理想的。这是受了中国字的形状的限制，没有办法的。我们用字典，不得不先花点儿时间学习这本字典的检字法。

在字典里把你要找的字找着了，你要查考的是这个字的读音，或是它的意义，或是两样都要查考。

字典里怎么样告诉我们一个字的读音呢？老式的办法是所谓“反切”，譬如说：“闷，莫困切。”意思是取“莫”字的头(m-)和“困”字的尾(-en)，拼起来就是“闷”的声音。反切法的大毛病，第一，是一般人不知怎么去“切”。第二，用来切音的两个字，要是有一个不认得，也就无从切起。第三，切出来的音往往不对，因为字典里用的是古时候定下来的反切字，字音变了。或是因为定反切字的是甲地方人，乙地方人按本地方的音去切，结果也就不对了。反切法是古时候人在无办法之中想出来的个办法，在现在已经有符号标音的时代，实在已经没有存在的价值了。

比反切法简单的是直音法，譬如说：“闷，音闷”，直音法的好处是简单明了，你认得“闷”字，也就读得出“闷”字。但是倘若你不认得“闷”字呢？假如你翻到“闷”字底下，给你来个

“闷，音懣。”岂不是白忙一场。还有些字根本没有同音字，只能向隔壁去借，譬如说“闷，音门，去声”。“门”字你是认得的，可是不知道什么叫去声，那末，“闷”字的音还是读不准。至于甲地同音的字乙地不同音，这个毛病跟反切法相同。譬如“疝，音扇”，北方人听了是对的，上海一带的人听了又就不对了。

现在的科学的方法是用符号来表示声音。这有两个好处。第一，数目少，容易学，容易记。第二，要就是你还没学会，学会了，一个符号只会有一个音，不像现成的方块字，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读法。这种符号也有好几种。有一种是各国学者中间通用的，叫“国际音标”，在中国字典里还没有见过。中国人自己造的，在字典里出现过的，有三种。（一）注音符号：ㄅ、ㄆ、ㄇ、ㄋ、ㄌ、ㄍ、ㄎ、ㄏ这些。它的长处是一个字的注音最多只用三个符号，最省地方。它的缺点是形状古怪，不跟国际通用的字母靠拢。（二）国语罗马字，用的是 a、b、c、d 这一套，可是拼法太复杂，不容易学。（三）拉丁化中国字，用的也是 a、b、c、d 这些，拼法简单，很容易学。

查过一个字的读音，就得要查它的意义了。一本理想的字典应该告诉我们，这个字有几个意义，某一意义是可以单独用的，某一意义是只和别的字合起来用的，倘若不同的意义有不同的音也应该说明。譬如：“觉”字有（一）“由接触而知道有一样东西”的意义，又有（二）“心里以为”的意义，这些意义的“觉”字都不能单独用，总是说“觉着”“觉得”“感觉”“知觉”等等。这两个意义的“觉”都念 gyo，另外有“睡觉”“睡一觉”的“觉”，念 qiao，这也是不能离开“睡”字单独用的。

可惜大多数字典都不能给我们指点得这样清楚。从 800 年前的最古老的字典《说文解字》起，就有了一个公式：“甲，乙也”；“乙，丙也”，简便是很简便，可惜对于读者没有多大帮助。

而且，“丙”往往又是“甲也”，绕了一个圈子回到原来的地方。譬如说：“闷，懣也，”“懣，烦也，”“烦，闷也”。古时候的人也许没有更好的办法可用，现代人编字典要还是玩这种走马灯式的玩意儿，就未免太偷懒了。

说了一大堆话，仿佛这些字典全没用似的？倒也不是这个意思。现在的字典，理想是不太理想，尤其对于初学的人帮助不大。可是用处还是有的：要是你已经认识相当多的字，一本字典可以帮助你再向前进。

怎样写中国字？

“怎样写中国字？”这个问题可以有两种解释：（一）怎样把中国字写好，（二）怎样把中国字写对。要把中国字写好，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从前有个有名的写字写得好的，据说他坐在池子边上练字，把一池子的水都弄成乌黑的，这才把字练好。过去，也只有有闲阶级才有资格去搞这一套玩意儿。将来，自然也还有人会把它当一种美术去学习。至于一般人，只要能够横平竖直，一点一划都清清楚楚，让人看起来不太费力，那就足够了。我们这里只讨论怎样把中国字写对这个问题，就是，把你嘴里说的话写到纸上去，不把它写错。

把一个字写对了，比把一个字认对了更加难。中国字是没法子从它的声音和意义上去决定它的形状的。假如你本来没学习过这个字，你得请人教给你。假如你已经学习过这个字，你得请教你自己的记忆力。记得起来最好，记不起来呢，得去查查从前学习过的书本子。要不然，再请人教给你。

前头讨论认字的时候，不是说咱们能从一个字的形状上推测它的音和义吗？现在不能反过来从它的音和义推测它的形式吗？

不能。从意义方面来说，譬如用手的动作该是掰手边吧？可是，字的‘写’不是挑手边。说话的动作该是言字边或是口字边吧？可是骂人的‘骂’不从‘言’也不从‘口’。从声音方面来说，吃的梨是树上长的，所以下边从‘木’，可是能代表 li 这个声音的偏旁可就多了，要是你没有学习过这个字，你怎么知道是该写‘梨’，不写‘枋’，‘粒’，‘裡’，‘禮’，‘枥’，或是‘檣’呢？再要遇到不是半边表声音半边表意义的囫圇字，那就更没有办法。

所以说，写字比认字更加难。

所以写错字的机会比认错字的机会更多。写错字又叫写白字，在从前是很丢人的，现在大家对于中国字的特性了解得多些，对于写白字也比较能谅解了。可要是因为白字的缘故，叫人家看不懂你的意思，甚而至于误会了你的意思，岂不是对于你还是有很大的害处吗？

从结果来说，白字可以分成两种。一种是写出来没有这个字，譬如把“梨”写成“榭”。一种是写出来是另外一个字，譬如把“梨”写成“枋”。

从原因来说，写白字不外乎三个原因：（一）因为形状有点像，（二）因为声音差不多，（三）因为意义相近。

单纯因为意义相近写错的字，平常不算在白字里，只说是他把字用错了。

单纯因为声音相近写错的字，在识字不多的人笔底下是很普通的，譬如把“适意”写成“式意”，把“休息”写成“修息”，把“带信”写成“代信”，都没有什么不可能。但是在识字略多的人里头，这类错字是不多的。

单纯因为形状相近写错的字可就多了。譬如把“迎”写成“迎”，把“叫”写成“叫”，把“斜”写成“斜”，把“達”写成“達”，把“含”写成“含”，把“锡”写成“锡”，把“揚”写成

“揚”，把“祭”写成“祭”，把“奮”写成“奮”，把“切”写成“切”，把“步”写成“步”，把“展”写成“展”，把“版”写成“版”，把“娛”写成“悞”，把“筋”写成“筋”，把“遣”写成“遺”，这都是很普通的。

许多白字是由于声音和形状都相近。譬如把“甜蜜”写成“甜密”，把“警报”写成“驚报”，把“妨害”写成“防害”，把“影響”写成“影嚮”，把“斑点”写成“班点”。又如“侯”和“候”，“折”和“拆”，“偏”和“徧”，“冷”和“冷”，“刑”和“形”，“岡”和“罔”，“幣”和“弊”，“幸”和“辛”，“疆”和“疆”，“抄”和“秒”，“梢”和“稍”，“栽”和“裁”，“梁”和“梁”，“獲”和“穫”，“賭”和“賭”，“簿”和“薄”，“结”和“给”，“终”和“總”，都常常会混写的。

又有许多白字是由于声音和意义都相近。譬如把“成绩”写成“成积”，把“竭力”写成“极力”，把“绝对”写成“决对”，把“戴帽子”写成“带帽子”，把“克服”写成“克复”，把“贡献”写成“供献”，把“倚赖”写成“依赖”，把“捣乱”写成“倒乱”，把“倔强”写成“崛强”，把“赏赐”写成“偿赐”，把“冤屈”写成“怨屈”，把“搜刮”写成“搜括”，把“开辟”写成“开劈”，把“景致”写成“境致”，把“鼻孔”写成“鼻空”，把“受气”写成“收气”，把“何尝”写成“何常”，把“确实”写成“恰实”，把“摹仿”写成“摩仿”，把“车站”写成“车栈”，把“腐烂”写成“腐滥”，把“陆续”写成“络续”，把“通告”写成“统告”，把“脑筋”写成“脑经”，把“富裕”写成“富余”，把“责任”写成“职任”，把“圆规”写成“圆轨”，把“计算”写成“记算”，把“陈设”写成“陈饰”，把“天府之国”写成“天富之国”，把“哄堂大笑”写成“轰堂大笑”，都属于这一类。有几个属于这一类的例子，现在已经是写错的多，写

对的少了如“年轻”写成“年青”；“利害”写成“厉害”；“莫名其妙”写成“莫明其妙”。

中国字这样容易写错，咱们怎么办呢？请教字典行不行呢？行。譬如你把“欢迎”写成“欢迎”，对于第二个字你有点不放心，一查字典，果然没这个字，倒有个“迎”字。又譬如你把“差遣”写成“差遗”，一查字典“遗”字的声音跟意义全不是你要求的，再往前头后头翻翻，找着了“遣”字。可是有时候字典只会告诉你这个字错了，不能很容易地告诉你怎么写才对。譬如你觉得“妨害”的“防”字靠不住，一查字典，果然不对，但是字典里那么多的字，你往哪里去找那正确的“妨”字呢？再要遇到那意义也相近的字，查了字典也解决不了你的疑惑，譬如“任职”的“职”，查了字典，似乎也讲得通，你又怎么能知道正确的写法是“责任”呢？

有人把容易写错的字，混用的字，搜集起来做一本书，让人学习。从前的人编的不去说它，近代人编的也很多，最早也最完备的恐怕还得数顾雄藻的《字辨》（商务印书馆）。不过这里边包括的字有一大部分都是只有文言里才用得着的，倘若有人把它删节一下，弄成个小本子，那就非常有用。

中国字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字体的变迁

中国字是不是从古以来就是现在的模样呢？不是的。在平原省的安阳地方，考古学家在地底下掘出来许多乌龟壳和牛肩胛骨，是三千多年以前的殷朝的东西，那上面刻了许多字，这是现在能够看得见的最早的中国字，学者们称它为“甲骨文”。在殷和周两朝，盛行在铜器上刻字，学者们把这种字叫做“金文”，

这里头的大部分离现在只有二千多年。秦始皇有一个宰相叫李斯，他把当时在各地流行的各种文字整理一下，定出一种比较整齐的字体，学者们称为“小篆”，通常就叫它“篆书”。那个时候又有一个程邈，他嫌篆字写起来太麻烦，把它简化，主要是把笔划的种类减少，去掉种种带圆形的笔，变成只有标准化的横、竖、撇、捺、点，这叫“隶书”，汉朝的人都写的这种字。

汉字的形状变化到隶书告一段落，跟现在的样子已经相去不远。现在的人，不经过特别学习，也能认出大部分的隶字。隶书通行之后，还有人嫌它写起来不太快，造出一种“草书”。它的好处是笔划更加简单，并且一笔连一笔，许多字可以一笔写成，无须把笔落下去又提起来，落下去又提起来。可是笔划太简单了，许多字相差只有一点儿，非常容易写错认错，这是它的缺点，因此它没能被大多数人采用。汉朝末年，有“楷书”出现，后来的通俗名称叫“正楷”。它的字体结构跟隶书没有多大差别，只是各种笔划变了点样子，这大概跟写字的笔的做法有点关系（正如现在用钢笔写字跟用毛笔写字，写出来也有点两样）。也许因为这种字体的确比较隶书容易写得好看吧，它一直是中国字的标准写法。现在印书的字体又是这种楷书的变体。可是楷书写起来还是太费事，于是有人出来调和草书和楷书，造出一种“行书”来，写起来比楷书快，但是不至于像草书那么难认。从前的读书人，除了非用楷书不可的场合，随便写点文字的时候都或多或少地带点行书的意味。

造 字 法

以上讲的中国字体的发展。还得谈谈中国字的构造，就是造字法。

雨過蟬聲
風來葵氣

篆書

寒來暑往秋收
冬藏閏餘成歲

隸書

前緣命子江灌主：持了普庵寺
只作一晝夜。誦法華經施十燈
十斛魚三時宣禮法華懺法區
不敢極屈

行 書

十七日先王郭司馬未
去乃得之六世為金先
出以與不復見字

草 書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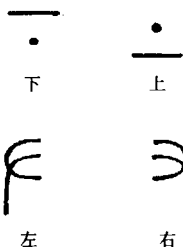
甲骨文“马”字



金文“马”字

一切文字的起源都是图画。最早的中国字也还保留很多图画的意味，例如“马”字在甲骨文和金文里有许多写法，差不多都是一匹马的简单的素描。这就叫做“象形字”。到了小篆里头，这种象形字的图画意味就打了个折扣，到了隶书和楷书里更打了个大大的折扣。说出来之后，看看也还有三分像，不说出来就谁也不会猜到它是马了。又如“日”字，原来是一个圆圈当中加一点，这自然很像个太阳，到了隶书和楷书里，圆的变成方的，那还像什么太阳呢？

只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才能素描它一下造一个象形字。不是实在的东西也能用图画的方法来表示吗？有一些意思也能这样办。例如“上”“下”“左”“右”这四个字：在一条横线上头画一点，表示在上；在一条横线底下画一点，表示在下；画一只手，指头朝右，表示左手；画一只手，指头朝左，表示右手。这种字叫“指事字”。到了楷书里头，“上”和“下”还有一点意思，



“左”和“右”就完全看不出了。

另外一类字，是由几个字合起来表示另外一个意思的。如“从”表示一个人跟着一个人，这是“从”；画三个人在一块，“众”，这是“众”。这两个字在楷书里都改变了。在楷书里没变的像“妇”字，画着一个女子拿着一把扫帚，因为古代的妇女是家庭里的劳动者。这一类字叫“会意字”。

可是人类的语言一天天的复杂起来，用图画的方法来表示意思，怎么样也配合不上语言的发展。有时候，嘴里说出一个字，画来画去画不出，就只能借一个现成的字来用用。譬如“求”字，原来是画的带毛的兽皮，披在上当衣服的。后来因为“我 kiu 你”，“kiu 老天爷下点雨吧！”这些话里的 kiu 字写不出，就把它借去用了。这个“求”字，当它表示皮衣服的时候，它是个象形字；当它被人借去表示请求的意思的时候，它就是个“假借字”。假借的办法，说穿了就是写白字。譬如我们现在不会写“声”字，就马马虎虎写上个“生”字，这是写白字，哪里知道这就是学者们尊而敬之的“六书”之一呢。（“六书”是六种造字法，我们已经讲了四种，底下还要讲一种。还有一种叫“转注”，自来学者们的解释就不一致，我们不去讲它。）

有了假借的办法以后，同形不同义的字越来越多，又就生出种种的不便来。于是又有人想出一个办法，在这些字的旁边加上一个表示意义的偏旁，这就是所谓“形声字”。譬如同是“兆”的音，一种果木写成“桃”，手的动作写成“挑”，脚的动作写成

“跳”，行走的意思写成“逃”，不加偏旁的就是预兆的“兆”。像刚才说过的“求”字，就专门用来表示请求，原来讲皮衣服的那个字反而在底下加上一个“衣”字成为“裘”。这简直是“喧宾夺主，游方和尚赶走了当家的。”照道理似乎应该把“求”字保留给皮衣服，请求的“求”不妨写成“𠂇”。不过当初既然已经这样定下来，后来的人便也只能服从。因为文字也是一种众人作主的事情，不能你一个办法我一个办法的。

形声字代表中国字的发展的最高阶段。有了这个办法，中国文字就大大的丰富起来，现在用的字十个有八个是形声字。有了这个办法，造字的人再也不会去应用象形和指事的方法，也很少用会意的方法。一般所谓俗字，如“響”作“响”，“嘗”作“尝”，“包子”作“饱子”，“用人”作“佣人”，“旗袍”作“祺袍”，没有一个不是用的形声的方法。连化学家制定化学元素的中文名称，如轻气作“氢”，养气作“氧”，炭作“碳”，也都是应用形声的原理。

中国字的优点和缺点

一样东西，要是不跟别的东西来比较，它的优点和缺点是不容易显出来的。世界上文明民族的文字差不多都是用字母拼音的，虽然字母的形状可以不同，你有你的样子，我有我的样子，原理是一样的。惟一的例外是中国字。跟拼音文字比较起来，中国字有一个优点。因为它不是拼音的，所以各地方的人可以按照各地方自己的读法去读它。譬如“我吃饭”这三个字，北京读起来是 *Wo ch fan*，上海人读起来是 *Ngu kiq vae*，广州人读起来是 *O xeig fan*，读音虽然不同，一看这三个字都懂得它的意思。在方言这样纷歧的中国，这种文字无疑地有团结人民的作用。推而